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以縣民艱食採拾自給借函關驛糧賑之奏請秋成還官

宣宗謂戶部臣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勿拘文法責

其專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宮求用者謂禮部臣曰　皇考在御時嘗有自宮者以其毀親遺體爲不孝皆發戍交阯今此人尚敢爾即循例發遣更申明禁約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衛軍士有言民間利病者

宣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

當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洪熙時行在禮部考山西按察司僉事不稱職例降邊遠雜職
宣宗曰退人以禮彼嘗爲方面官矣遽降雜職太過可令爲縣正不稱則如例降之著爲令遂降湖廣應山知縣
宣宗即位工部言內府供用紵絲紗羅缺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宣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
姓艱難可減半造因謂尚書吳中曰昔魏徵
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
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
五百人爲中官馬騏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
死
○教坊司部舞劉安等請給勑命
宣宗謂吏部尚書蹇義曰舊典如何對曰無之

曰朕與卿等宜恪遵成憲舊典無不可與

仁宗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

宣宗即位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槩爲大理寺卿同四川叅政葉春巡撫直隸及浙江諸郡此巡撫之始

（一）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選授後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

命諸王婚娶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
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〇宣德時真人張宇清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
人度牒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請
宣宗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請求之
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與
宣宗嘗召戶部尚書夏原吉諭之曰朕念自古
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
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

圖政理所兾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來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皆於饑饉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務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宣宗謂侍臣曰適觀大理奏錄囚有同飲至醉鬬爭殺人者當其同飲之時自謂意氣相合及醉後不復省記遂至如此皆酒之過古人酬酢百拜豈有此禍漢以來醉酒殺人至於

亡身破家者不少名爲毒藥豈不誠然此眞可以爲戒

○宣德時錦衣衛力士窜眞言山西中條山有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宣宗曰使民耕則有粟克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時御史謝瑆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

正

宣宗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鑾縣知縣

宣宗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一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

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義勇衛軍閻羣兒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羣兒

將殺之其妻即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陳貴家御史悉論斬都察院勘驗實不為盜

宣宗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

朕必不汝貸矣

○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言濟南等四府旱荒民無食工部派買顏料乞暫停止工部言顏料皆　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宣宗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宣宗嘗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

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

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時錦衣衛總旗衛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請旌表

宣宗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剖腹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

徒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亦不允

宣宗勑右都御史王章曰朕爲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經耳目所及軍民利病豈無可言而泯焉不聞豈朕之所望哉爾國之大臣寔總憲紀可自良鄉抵南京巡撫軍民一切休戚具以實聞毋有所隱庶副朕憂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進致治在用人之説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爲所以成參賛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爲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

卷巳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
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卽選能幹御史率監生
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
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宣宗諭法司官曰朕觀周書立政篇云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此言深有意味蓋能敬獄
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洽浹足以培固國家
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
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嘗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疹民有饑寒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時有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宣宗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
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
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
防欺弊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
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
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
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
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

則給與度牒

宣宗謂侍臣曰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禍論者以為不當通女眞攻契丹取燕雲之地亦非根本之論是時天祚失道內外俱叛取可也女眞以方強之勢乘契丹之弊後日必與我為隣燕雲之地太宗百戰不能尅乘時取之亦不為過若究禍之根本蓋是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

日凌月替遂爲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中原陷於夷狄民心思宋政宜臥薪嘗膽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爲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於秦檜之讒小人之敗人國家如此又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外夷之禍者

宣宗因汝南王訐奏兄周王之過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鬩至閱墻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愛敬則自

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此言最好

宣宗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爲用

宣宗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錯何望有濟

宣宗聞山西軍民李二等九人自宮投入晉王府貽書晉王曰　皇考下詔天下禁止自宮

違者論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違投入王府
夫自宮以求用古人所謂非人情不可近不
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豈復有心為王國之
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間刑部主事李順等金吾等衛指揮宮
旺等大祀　天地皆不出宿為御史所劾
宣宗曰大祀不敬謹豈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與侍臣論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產教
之樹畜不輕用其力故家給人足而復以考歲

餘以待饑荒至秦開阡陌田土并於豪强小民無常業加之頭會箕歛不遺錙銖隋文時倉庾充盈布帛山積及遇饑荒不知發而賑之令民就食山東國家儲積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　）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宣宗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
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
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宣德二年將臨軒策士
宣宗謂禮部臣曰設科求賢國之大事昔之爲
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
之心亦如此

宣宗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
眞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

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
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
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
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
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
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
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嘗讀漢書循吏傳有感因爲序論曰班固
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

召信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來勸課
農桑脩舉水利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
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傳之者何哉以其
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於尚威嚴以爲治者
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爲本舜禹之相戒亦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
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
用天下之善士此後世郡守縣令之職所由

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百里其民以千萬計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脩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往任智術利威嚴苛刻削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輩所以不得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舜禹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

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

人者布滿天下郡邑哉

宣宗覽豳風七月圖謂侍臣曰此足以見周家

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

桑以禦饑寒皆豫為之計委曲詳盡必收成

然後役之所以當時軍民相親如父子周之

王業由於此所以傳世歷年之末也又曰非

周公此詩後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為名

世之臣也

〇太醫院醫士舊無月糧宣德時醫士賀祥等
奏貧無以贍比照天文生例請給月糧始命
有家者月支米五斗無者月三斗

〇虞謙爲杭州知府時曾建議江南寺院田多
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
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
過十畝餘田以均貧民聞令不復然矣

〇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
之因倚勢漁獵百姓按察使林碩初至振舉

憲綱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誣奏碩譏誹及沮格詔書逐逮碩至京碩言臣昔爲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問汝今既明白汝卽馳驛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來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因謂侍臣曰小人造言讒害君子歸必罪之不貸也

宣宗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

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
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
如此豈可不聽
宣宗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小人
眞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究其
心則險是以帝舜塈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
宗以爲國之賊朕于此等每切關防若有其
萌必杜絶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
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

寢謀卿所宜務也

○宣德時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搆誣詞赴南京訐告南京法司輒逮問

宣宗聞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訐者俱送北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鞫問

宣宗閱侍臣講貞觀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實本於此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

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時內官張善往饒州監造磁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事聞

宣宗命斬於都市梟首以徇

宣德二年冬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

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三年考試給與從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刑法曰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宣宗曾製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親曰仁民曰經國曰勤政曰

恭儉曰儆戒曰用賢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
曰求言曰祭祀曰重農曰興學曰賞罰曰黜
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備曰馭夷曰藥餌言
簡事實皆為理之大要親序其首復題其後
惓惓欲後世子孫服膺斯訓若為人主者時
置一冊於坐側甚為有益

宣宗嘗諭兵部侍郎王驥曰近聞南京運送諸
物者每船所裝皆未及半而經過之處一體
添撥軍夫接送虛勞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

南京工部都察院錦衣衛各委官監視凡有
運送務令滿載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嘗謂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
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
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
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
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
其心發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

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
補於治
宣宗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礦砂煮之
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治命巡按御史同三
司官開驗每砂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因
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
若果有銀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
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
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

免逐末之弊

宣宗聞山西饑民流入河南者爲有司軍衛所捕逐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廪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聞太醫院奏尚衣監用辟虫香二萬斤乞
遣人福建等處收買曰此非急務不必遣人
且香藥安用許多可減其十之七

宣德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
宣宗乃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
人人以麴糵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
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
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以
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

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忘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旨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為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為不可有哉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

率爲庶乎其可也

宣宗嘗諭吏部兵部臣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勑無勑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宣宗嘗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貧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衛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於禹將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

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

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宣宗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之大戒

宣宗嘗勑守邊諸將嚴固備禦曰毋謂已安雖

安不可忘危防邊之道常如寇至則寇不至
晝夜須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爲人患者率
窺伺閒隙乘人之不虞愼之慎之
○洪武中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
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
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
冠六梁
宣宗嘗召學士楊溥從容諭曰滄海之大皆由
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所以克致太

平號稱明良若爲君者不資於臣爲臣者不
賛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來臣下
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亦宜勉輔朕於
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曰但覺
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也溥頓首曰
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　陛下樂
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一）儀賓慶賀行禮舊無班次宣德時始以寧王
言命各以品級序於同等官員之左遂爲定

制

宣宗聞浙江所屬府縣缺官數多諭吏部曰庶

官所理皆民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

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

廢事

宣宗覽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曰君臣相遇

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傅未得說

築傅岩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

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

名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爲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間兵部尚書張本奏孳馬之設本以飛

報軍機重務令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
官毋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
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
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從之
（　）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軍物官船經
過例給丁夫而督運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
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
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道貧人
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貲無貲者至

解其衣而縱者有爲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於官物沿路發賣率以爲常乞勑所司禁約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遲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大書所增貼於牌上以牌豎於船頭所過有司如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

貨以聞上遣內外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
貨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懼從之
宣宗因言者少近來風憲多懷顧忌少有敢言
詔降勑勉勵以開言路因詔右都御史顧佐
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
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
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諭之若當言
不言以失職論一
世宗與儒臣論漢唐諸君曰漢武好大喜功海

內批李絳能懲前避玄宗初政有可觀之風久而怠縱欲心任邪遂致禍亂貽身大恥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欲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宗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饌飲醴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 上嘉曰朕與卿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 祖宗之

付託

宣宗因侍臣言爲政在人知人爲要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爲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卽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

宣宗諭六部都察院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

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顧國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猶惓惓軫恤民艱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實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當

洗心悔過以革前弊朝廷有緊切重務愼選
廉公官員催辦不及之事悉不許差人假公
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
宣宗聞府軍後衛有題進本夜遞至北中門守
衛不肯轉達因謂錦衣衛官曰　祖宗成法
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
守門者即爲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
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宣宗嘗諭鴻臚寺臣凡遇　祖宗忌日通政司

禮科兵馬司免引內奏事

宣宗因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克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固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

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克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

宣宗臨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遂咨政務已而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詳實卿等宜盡心於是賜士

奇等及學士以下鈔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來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宣德四年八月

宣宗諭禮部尚書胡濙曰　祖宗時文武官之家

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輙命
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
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此華
官妓之始
○宣德四年十月
宣宗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太子少保金幼孜學士楊溥曾棨王直王英
侍讀李時勉錢習禮侍講陳循等侍命典籍
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

政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
士奇等幷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復
諭之曰朕聞有道之朝願治之主崇禮儒碩
講求治道卿等爲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秘
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卿
等必有所陳論也已而親製詩賜士奇等詩
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
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
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

鼎馥馥香烟敷維時月上扶桑初始晉曈曨絢綺疏怱似粲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黃金壺易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治至希唐虞

皇明典故紀聞卷九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宣宗與侍臣論及封建曰周秦享國長短非但封建也周自后稷公劉以農事啓國至文武積德累仁乃有天下繼之以成康保恤烝民克紹先業秦自孝公據崤函以窺周室惠文武昭蒙其故業至始皇吞二周滅六國專詐

力刑罰以制天下繼之以胡亥殘忍刻薄周得之以忠厚守之以忠厚故其祚長秦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故其祚短非但封建也

宣宗嘗作猗蘭操賜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諭之曰薦賢爲

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

○御史姚兼善巡按江西被逮其二司等官俱有餽贐或請治送贐者罪

宣宗曰被逮而致餽人之厚也非有所求不必究

○宣德四年十月以　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之令減雜犯死罪以下有笞杖及枷鐐者

○廣東南海縣民葉發言番禺縣巡口地有銀礦民多竊取烹煉宜開冶置官

宣宗曰令各處歲辦銀課者往往害民方甚其弊豈可再開銀冶不聽

○宣德時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宣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

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是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曰然而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宗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内外官

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夏原吉為人有雅量從吏嘗汙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為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宣德五年二月北京五府六部皆未建
宣宗以禮部所典者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四
方萬國朝覲會同者皆有事於此遂首建之
地位規制如南京加弘壯焉

○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宣德
五年
宣宗始勑國王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
惟以土物效誠而已國王感悅

○宣德五年二月

宣宗詣　獻陵顧謂侍臣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
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
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
所建寢陵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所增
益

宣宗奉　皇太后詣陵陵傍居民老稚迎拜於
道　皇太后顧謂
宣宗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
天下垂裕子孫令問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

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徭薄賦以存恤

爲務庶幾爲民父母之道於是　皇太后過

視道旁農家　皇太后召其老婦問所業及

安否其婦女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如

家人然　皇太后喜賜鈔帛布飲食皆歡躍

感戴民有進蔬食酒漿者　皇太后嘗之舉

以與　帝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

宣宗侍　皇太后駐蹕陵下召扈從官張輔蹇

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　皇太后

日皇帝數言卿數人賛輔多用心令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是　祖宗垂祐亦有卿等之力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本於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者上由　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　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

酒饌及白金文綺

宣宗自　陵還道中途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耕者初不知爲　帝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呼萬歲命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宣宗召蹇義等語曰朕昨謁　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之艱難吏

治之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令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

勞也曷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
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
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
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
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
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
室失意戚戚而憂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
一二焉我業是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
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

憂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願
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
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
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覩縣之官
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
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遷去久矣蓋至于
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
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
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

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宣宗臨軒策士畢還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

○宣德間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宗曰　祖宗建官有定制但朕有過失令中外

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爲迕豈不所得昔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况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

當以太宗爲法

宣宗聞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因諭侍臣曰洪武永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借分者事發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宣宗聞豹房勇士以民居寬好欲奪而居之者
命杖之一百以五百斤枷號令儆衆召六科
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特中官爲
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
覆奏始行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以
爲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表賀
宣宗勑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
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

而後嘗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
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
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
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
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
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圖修省以仰答天意
尚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宗與學士楊溥等語及治民之事曰民之休

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
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日近代有罪舉
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於彼
善始者或不善於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
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大抵欲得賢才當
厚敎養之法敎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責效
於薦舉考課之間葢求什一於千百也漢董
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
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

宣德六年三月八日尚書胡濙等條奏戶口事宜內一款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即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鄰里老俱坐以罪按此法與保甲法併行極可以防奸弭盜

舊例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資費冊宣德六年

宣宗閔之曰南北皆京官且南京官俸薄治公

事豈可自償册於是令南京五府六部都察
院等堂上官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
宣宗御左順門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吏部尚
書郭璡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
之得其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常爲朕
擇賢毋使農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
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
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緼絮溫
恭惟　祖宗法周悉令具存遐邇同一視覆

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愼

所擇庶用安黎元

○宣德六年六月新作禮部成賜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宣宗聞刑部繫囚冗獄諭侍郎施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强盜何足矜

憫而姑息之今之逸如虎逸押人復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縱弛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宣德間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民私烹煉宜開官冶命主事郭誠往同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銀砂四百餘斤烹三十餘日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

宣宗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曲先之役多冒功陞職未愜人心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人怠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啓將來何以使人今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覈勘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內官袁琦內使阮巨隊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

宣宗命凌遲琦斬巨隊等十人因諭右都御史
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小隨侍頗稱使
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公務爲
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
銀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
廷雖方面風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
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寘極刑爾都察院揭
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
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

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如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毀謗內官內使因而擾害人者悉處死罪既又勑天下諸司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天下

治而後有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
御以來惟以安人為心而內官監太監袁琦
隨侍日久肆其狡險欺謾朝廷假幹辦公務
為名矇朧奏遣內官內使在外凌辱官員毒
虐軍民恣肆貪殘贓穢狼籍金銀以千萬計
人不聊生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悅惕默
不敢言　天地不容鬼神共怒發其罪惡已
勑法司榜示天下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
隆綏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為國

安民者臣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幾盡爾等之職不負朕委任之意爾等勉之

舊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宣德七年以都御史顧佐言始令照永樂年例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

宣宗聞御史陳斌言貴州所屬生苗累肆劫掠請命總兵蕭授剿之語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蠻人雖務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爲患何至
便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
豈能盡滅之但當愼防而已且彼雖蠻夷亦
好生惡死宜令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
改過自新如其不悛發兵勦之
宣宗因與侍臣論人君御世之權惟命德討罪
爲重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此以天下
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

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
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
服天下
宣德時滿剌加國差巫寶赤納來訴其國爲
暹羅所侵擾禮部言諸番貢使例有賜予今
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例
宣宗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
賜紵絲襲衣綵幣表裏紬布悉如他國貢使
例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乘驛馬為宜宣宗謂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其從之宣宗嘗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往往創造寺院為名輂舁佛像徧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以

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南京國子監助教等官舊無皂隷給使宣德中以司業陳敬宗言始給之

宣宗因應天題請考官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克選然應舉之人必鄉黨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所又通古今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右文辭亦終無益

（　）國子監東號房原係金吾等三衛草場宣德

聞以監生人衆特賜與諸生建房舍十間地
給本監種蔬菜以供會饌
宣宗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母卒謂尚書
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
舊制官三品四品父母俱曾受封贈者官爲
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曾受五品封
宣宗曰儒臣吾所優禮者况非此母無此子其
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爲例
宣宗因侍臣觀宋史聞侍臣言宋家武備不飭

率流於弱當時未必無將才若上之人留意斯事必有其人出焉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有才亦不得展必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宣德間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民受其惠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弛穀散不收甚至拆為

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脩倉
厫謹儲積給貸以時徵收有實仍令布政司
按察司巡按監察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不恕
宣宗諭行在戶部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近由
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言者比比而未有興
復之者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
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

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暨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宣德間因天文生陰陽生有司槩編里甲始命天文生免二丁陰陽生免本身差役

○宣德間蘇州知府况鍾言御史與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違越禮分各府知府

亦有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者接見御史
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
屈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
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宣宗命行在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宣宗曾勑諭吏部曰致理之方用賢爲要事君
之道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
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不忘嘗
勑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猶

蘭之作庶幾羣臣咸明朕志近惟一二廷臣
曾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果無
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豈典銓衡
者之怠忽也朕以誠心求賢望理不圖臣下
玩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
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爾吏部即會在京三
品以上官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
名來聞朕擢用之毋狥私濫舉寒責
○宣德間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

處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由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

宣宗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宗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繅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出所賦

織婦詞以示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
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
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歌詩使人誦於前
又繪爲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
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其詞曰昔
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
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
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抛梭㥪下織斯忩勤股
織未停雞聲三號先夙興機梭軋軋不蹔息

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
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
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燁燁華
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況思一憐汝

舊制詣郊壇皆朝百官後乃行至
宣宗八年春祭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
旣至南郊躬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
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
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

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

〇宣德八年春祭社稷請配神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月日

宣宗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卿姚友直等責之曰一歲之間兩祭　社稷而于　祖宗前怠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怠於宦成自今宜常加敬慎　宗廟以有事爲榮若再蹈前失理無再宥

宣宗聞各監局小內使多爲儈人所惑有長齋

食者亦有潛逃削髮為僧者召監局之長諭
之曰人立身自有常道為臣必忠為子必孝
忠孝之人自然蒙福何必素食誦經乃有福
乎佛只教人存心於善所論天堂地獄亦只
在心心存善念即是天堂心起惡念即是地
獄所以經云即心是佛今後汝等戒之但存
心善即是脩行敢有潛逃為僧者皆殺不宥
宣德間廣東按察司僉事曾昂奏僧道二家
各奉其教既已出家自當離俗今廣東浙江

江西等處寺觀田地多在鄰近州縣頃畆動以千計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而收養軍民子弟以為行童及匿逃軍逃民代為耕種男女混雜無異俗居又有荒廢寺觀土田報為寄莊收租入已所在貧民無田可耕且多差徭而僧道豐富安坐而食乞勑禮部會議取勘僧道寄莊之田及廢寺觀田有人耕種者開報佃人戶籍須畆多則均分本處無田之民以供徭稅其私置莊所隱逃軍逃

民男女雜居者所在法司嚴捕治之
宣宗謂少傅楊士奇等曰朕昨命卿等簡庶吉
士俾進學因思賢才必自國家教養以成之
教之不豫安能得其用因作詩述意卿當以
朕意諭之俾知自勵詩曰國家用賢良豈但
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
士周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
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
恒側席是科九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

賚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摘
辭務淳龎爾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
輔德勗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宣德間湖廣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
惰民不顧父毋之養妄從異端私自落髮販
求僧司文憑以遊方化緣爲名徧歷市井鄉
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
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勑天下有
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從之

果是僧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文武官俸每石舊折鈔二十五貫宣德九年春掌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議欲每石減作十貫少師蹇義言

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濙乃減作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

○宣德八年八月禮部尚書胡濙言景星見西北方天門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

內歡悅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覩斯瑞寔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應請偕文武羣臣上表賀

宣宗不許遂勑羣臣曰古之人有言時和歲豐爲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爲災四方告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慚於心夙夜之間惓惓祇懼星文之瑞何救民之饑而欲表賀哉聖賢之心惟德是敬恒欽天以自度不因祥而自矜爾文武羣臣尚其

夙夜同心同德佐朕于理治政事者以安民
爲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爲重任刑法者以平
恕爲要敬愼行之毋懈毋怠庶用下慰四海
生靈之顒望上答天地宗廟之付託而吾君
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欽哉其止勿賀
翰林院待詔鄒循當授勑命言其父緝先以
侍講事
太宗皇帝復以中允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歷
二十餘年陞左庶子卒不獲生受誥命臣秩

畀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賜

宣宗曰　皇祖往征北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命吏部特與緝及其妻誥命不爲例

宣宗朝罷出思賢之詩以視羣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賢臣相與贊輔雖屢詔求賢孜孜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詩以著予志詩曰天命赫赫付畀萬方肆予承之夙夜兢兢追亮天之功其責在予亦惟

求賢以永厥圖堯舜大聖咨于臣鄰湯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皐夔周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輔惟時匡輔百工允釐治效之隆臻于皡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賢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戔戔命彼皇華歷于丘園庶幾多才拔茅連茹奮其功庸翼我王度維　天昭昭維嶽降靈篤生賢哲聿馳駿聲啓予沃予以廸先德揚其耿光有永無斁

宣宗因與侍臣論晉事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

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
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一）朱仲安蕭山人為御史廉重每事必存大體
仁宗有意進用之一日顧謂侍臣曰朱仲安今
御史之翹楚者
宣宗嘗諭右都御史熊槩曰朝廷優恤軍士給
以衣食欲其得所比聞官旗吏胥人等妄意
誅求多立名目剋取月糧尅減冬衣綿花亦
有都指揮指揮假托公事徧歷取財乃以軍

糧布花變易金銀饋送所以軍士衣食不充多致逃竄朝廷任彼撫綏乃更肆爲刻削俾恩不下究情不上通欲便按法行誅則是不教而殺爾都察院即揭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再犯者處死家屬戍邊

宣德末刑科給事中年富條陳時政内一款言國家可憂戎狄爲甚自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縻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由於此乞勑大臣歷考明驗參酌成規皆

遣還故土以慰彼思釋我内患

○年富又言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温飽或有擁妻妾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各處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寃抑皆所當務

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寃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贓濫及失職者及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贓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闕令都

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
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
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
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
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
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間有大
戶廩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救
卹之方乞命自今或遇荒歉爲貧民立券貸

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候年豐償

本從之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 終